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温
风
至

李昱坤

7月初,风变了。推开门,脸上的第一感觉不是“今天挺暖和”,是“这风是热的”。愣了两秒,想伸手接风,手掌心却感受不到任何阻力,热浪扑上来,像被看不见的网兜住了。

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“温风至”。只知道夏天的风有凉的、有热的。早晨的风凉,傍晚的风凉,中午那一阵风吹在脸上,像刚蒸好一笼馒头揭盖时冒出来的气,烫脸。那时候不懂,风怎么会烫?后来才晓得,风本来不烫,是太阳把它晒透了,带着太阳的温度扑到人脸,你就觉得烫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暑,热也。就热之中分为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,今则热气犹小也。”古人观察细致,小暑的热还不是最狠的,大暑才是。但小暑的热有个特点,不跟你玩虚的。前几天的风,有时候还夹着一丝凉,像大人哄小孩,明明要发火,语气还软着。到了小暑,风卸了伪装,直来直去,热就是热。

我住北方,北方的热是干热。干热的特点是能看见热气,柏油马路上的热浪是透明的波纹,远处的楼房在热浪里晃,像海市蜃楼。你站在太阳底下,能感觉到热气从四面八方围过来,把你包在里面。不是“感受”热,是在“浸泡”热,像泡在一锅温开水里。

南方热不一样。我在广州的朋友说,南方的热是湿的,衣服刚洗了挂出去,半天不干,身上黏糊糊的。那不是热,是闷,像包了一层保鲜膜。北方的热至少痛快,晒透了,晒干了,汗出完了,凉快就近了。

风热了,人就变得。夏天白天太长,太阳不落,人就不急着赶路。见过老人在树荫下坐着,一坐就是半天。不看手机,不说话,就坐着。风吹过来是热的,他也不躲。

街上的狗不再追着人跑了,趴在地上,舌头伸得老长。猫早就不知道躲哪里去了。麻雀还在飞,也懒,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,直线距离最短。

小时候,祖母说: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”那时候不理解,蒸和煮明明是两码事。现在站在太阳底下晒10分钟就开始后悔出门,才懂——蒸是上面的太阳晒你,煮是下面的地气烘你。人夹在中间,像蒸锅里的包子。

傍晚的时候,风稍微软了一些。不是凉了,是没那么烫了。坐在阳台上,看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橘红色。风从远处吹过来,还是热的,但热得温柔了些。

把手伸出去,风继续吹。这种热的感觉,让人想起很多事。

小时候过夏天,没有空调,只有竹席和蒲扇。竹席是祖母从柜子里翻出来的,上面有淡淡的花纹。躺上去,凉意从后背传上来,但只能传一会儿,很快席面的热度就和体温一样了。蒲扇在祖母手里摇着,风一阵一阵的,像呼吸。

现在有了空调,凉意是立刻来的。按下遥控器,“嘀”的一声,冷气就从风口涌出来。那种凉是冷的,不是竹席的温凉。

有时候会觉得,空调给的凉,少了点什么。

少了什么呢?想了想,可能是风的味道。自然的风有味道,草木的、泥土的、水的。空调的风没有味道,它是被过滤过的、被冷却过的、被机器制造出来的。

小暑的风是热的,但它是自然的。它带着太阳的温度,带着大地的气息。你闻得到青草被晒焉了的味道,闻得到柏油路被烤化的味道,闻得到远处池塘里荷花开放的味道。

这些味道,空调给不了。热,也是一种体验。它让你意识到季节的存在,意识到时间的流逝。如果没有这些热的日子,夏天就失去了它的重量。

所以,接受这份热吧。偶尔,在温风中静坐,在树荫下打盹儿,在夜晚的院子里看星星。热会过去,凉会到来,这是季节的承诺。

此刻,风继续吹着。它不急走着,你也不必急着躲。

三岔路口的守候

肖祥文

清晨7点,天刚蒙蒙亮,夏天的雨丝丝斜斜地飘着,带着渝东北特有的湿润。

我站在校门口旁边的三岔路口。这里是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——3条巷子在此交汇:一条通向镇上的集市,一条连着村民的稻田,还有一条蜿蜒进薄雾里,通往更远处的村落。三岔小学几十年来的传统,行政值周的老师必定守在这里,因为这里,才是孩子们每天走向学校的第一步。

雨势渐密。女儿踮着脚把一把伞撑在我头顶。她刚参加完中考,特意来学校陪我,没想到6点多就跟着起了床。

“爸,你值周要站多久?”“7点到7点半,半个小时。”“学生来这么早?”

我望着雾气未散的巷子:“在咱们这儿,天亮就是出工的号令。爷爷奶奶们要赶着去地里摘头菜,或去田里放水,把孩子早早送到学校才踏实。你看——”我指指稻田方向,“那个戴黄帽子的,是跟着奶奶的拖拉机来的;从集市那边过来的,准是爷爷送完孙子顺道就去出摊了。”

话音未落,集市方向走来一个撑碎花小伞的女孩,裤脚沾着泥点,远远就喊:“老师早上好!”

女儿笑了:“我以前的同学,看见老师隔老远就绕道走。”

“那是城里。”我也笑,“我们农村的娃娃,懂礼貌。”

正说着,稻田方向那个戴黄帽子的小男孩原本沿着田埂直走,看见我在岔路口,忽然拐了个弯,踩着水洼小跑过来。到我面前,仰起脸,伸出小手——“啪”的一声,我俩掌心相击。

“老师早上好!”他咧嘴笑了,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,转身蹦跳着跑向校门,黄帽子在雨幕里一颠一颠。

女儿眼睛发亮:“爸,他是专门绕过来跟你击掌的!”

“是啊,”我望着他跑远的背影,“从稻田那边过来,本来可以直走进校门,不用经过这个路口。但他看见我了,就愿意多走几步。”

女儿顺着我的目光望去,良久,轻声说:“站在这个三岔路口,是不是所有学生都能看见您?”

我一怔,是啊,学生无论走哪条路来,第一眼就能看见老师撑伞的身影。

雨还在下,三岔路口渐渐热闹起来。从集市来的,跳下电动车喊一声“老师好”便匆匆跑进校门;从田埂来的,三五伙踩着泥点齐声喊,声音脆亮得像打破清晨的露珠;还有从薄雾里慢慢走来的,走近了才腼腆地低头说一句“老师早”,又飞快跑开。

女儿始终站在我身侧,伞偏向我这边。她静静地看着那些从不同方向汇聚而来的小小身影,在这个三岔路口,被一个微笑、一声问候短暂地记住,然后奔向各自的教室。她忽然说:“爸,我上学的时候,要是每天都能在三岔路口看见老师笑着等我,我也会很开心的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原来,坚守的意义,不只在被迎接的孩子身上,也在旁观者的眼里。

7点半,铃声从校园深处传来。女儿收起伞,揉着发麻的手臂。我站在原地,望着空荡荡的路口,心里满满当当。三岔路口守了那么多年,今天我真正看清——我守的从来不是一个路口,而是孩子们从家走向学校那最后几十米的安全感。

远处稻田里,禾苗绿得发亮,集市的人声依稀可闻。女儿忽然转头说:“爸,以后我工作了,也要学您这样,在路口等我的学生。”

6月的风裹着雨丝拂过,不冷,只是湿润。明天清晨,三岔路口依然会有人站在那里。因为有些路口,值得一代一代人守下去。

郭庆收

我也成了
站在风里的人

王耀

今年3月初,我来到一所小学当实习老师,但我还没转过身份的弯儿。有天清早,沿着校门口往里走,撞见了背着书包的王同学,我每天都碰到他,所以他远远地就踮着脚喊:“王老师,怎么天天能碰到您啊!”我笑着应声,指尖却还下意识攥着背包带——恍惚间,还以为自己也是赶早读的学生。

早读课上,领着学生读拼音,低头看见田字格里歪扭的生字,总疑心下一秒要被老师点起来听写。粉笔灰落在讲台上,薄薄的一层,风从窗户吹进来,就飘起来。

下课铃一响,走廊里全是蹦跶的小身影。有人隔着半条走廊挥胳膊喊,跑到跟前也没别的事,说家里的猫生了崽,说妈妈今早给包里装了草莓……我靠在栏杆上听他们叽叽喳喳,看他们追着、跑着闹成一团,校服衣角扫过墙面。中午带他们去食堂,提醒喝汤慢点,别洒在衣襟上;看他们捧着碗扒得香,腮帮子鼓得像小仓鼠。

备课、改作业、管纪律,我样样学着其他老师做,红笔在作业本上写写画画,可“老师”两个字,总像隔了一层薄纸,没真正戳破。

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,班主任临时被喊去开会,她探进教室招手:“小王老师,帮我盯节课,让孩子们自由活动就行。”我愣了愣,作业刚改到一半,就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不点儿往操场走。

那天风大,操场边的树叶被风一吹,翻得哗哗啦啦。我招呼学生们在树荫下围成圈,玩丢手绢。可是风总来捣乱,手绢刚轻轻落在谁身后,转眼就被吹出去半尺远。孩子们捂着嘴憋笑,有跑得急的摔坐在地上,爬起来拍拍裤子接着追。校服外套系在腰上,跑起来衣角被风掀得老高。

我靠树干站着,偶尔被学生们拽着袖子拉进圈里跑两步,风裹着夏天的气息扑过来,吹得额前头发乱飘。

我就那么看着他们跑,风一阵接一阵扫过操场,瞬间晃了神——十几年前,我也是这么大的小孩,在小学操场上疯跑,风也这么吹着校服。

那时候我仰着头看树荫里站着体育老师,觉得他站得真稳。总盼着,什么时候也能像他那样,不用跑操,不用怕被点名,就安安稳稳地站在边上。

“老师!老师您看!”

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一朵淡紫色的花,颤颤地跑到跟前,把花往我手里塞:“送给您!”手心汗津津的。我攥着那朵软乎乎的小花,再抬头看满操场跑闹的孩子。

风还在吹,树叶还在响。

风还是小时候的风,操场还是差不多的操场,跑着的孩子换了又一批又一批,当年追着风跑的小孩,如今站在了树荫底下。

那之后,我心里忽然就踏实了。放学时,总有几个家长晚来接的孩子,我就陪着他们在校门口等。有的孩子给我一块饼干;有的把妈妈让带的桃子硬往我口袋里塞;还有的把干脆面倒在我手里,仰着脸说:“老师您也吃,香得很。”一天天的时光攒起来,就成了实打实的、属于“老师”的日常。

从春寒料峭的3月到暑气渐生的7月,4个月的实习,原以为成长是攒满一本教案、改完一摞作业的厚重,没料到最戳人的瞬间来得这样轻——一阵风吹过操场,一朵递过来的小花,一把塞到手心的零食……

下课铃响了,孩子们往教学楼涌,风吹着他们的后背,校服鼓起来,像一群鼓鼓的小帆。我走在最后,手里攥着那朵花,花瓣被风吹得颤巍巍的。

今天,我也成了站在风里的人。风灌进袖口,凉丝丝的,和我还是学生时一样。

新
荷
出
水许
双
福
摄荷
待
小
暑
开邢
凯

夏至那天夜里下了急雨。早上推开门,池塘里的水涨了约一寸。水与石相接之处有一片荷叶,叶为绛紫色,上面凝结着露珠,仿佛有人用蘸了墨的笔尖轻轻点了一下。

从那之后,我早晚都要绕到池塘边去看看。一开始叶子裹得紧紧的,叶片卷在叶柄上,好像未打开的卷轴。到了第五天,边缘开始松动了,一抹嫩绿从绛紫色中挣了出来,怯生生的,像婴儿刚睁开的眼睛。荷叶舒展的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:昨天傍晚还只展开了一半,今天早上就全部铺开了,圆润地漂浮在水面之上。叶脉十分清晰,和人的掌纹一样,雨后的水滴滚过叶子表面时,每颗都是浑圆饱满的,风一吹便摇曳起来,却不会散开,仿佛叶子中心藏着磁铁。我在池塘边上数叶子,昨天7片,今天12片了——它们争先恐后地变绿,把池塘铺成了一片青绿。

花苞是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破水而出的。蝉鸣很响,空气里有种黏稠

的感觉,荷叶之间冒出了一个玉色的尖角。花苞只有拇指大,通体青白,顶端有一点胭脂红,就像眉心点了一颗朱砂痣似的。之后,那点胭脂的颜色每天都会加深一些,青白色则越来越淡,花苞也随之膨胀起来,饱满得仿佛心里藏着许多事一样。

荷花盛开那天我并没有守在那儿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,池面上已经是寂静的喧闹了——七八朵荷花同时开放,粉白的花瓣一层层叠在一起,中间托着嫩黄色的蕊,花蕊里凝结着昨夜的露水。阳光斜射过来之后,花瓣非常透明,可以看见细微的纹路,好像绢帛上隐藏的花纹一样。中心开得最茂盛的一朵,花瓣略微向后卷曲,露出金黄的花盘,已经有几只蜜蜂钻了进去。池塘中央那对并蒂莲最为惹眼:两根花茎各顶着一朵花,但是都微微向着对方倾斜,花瓣边缘几乎要触碰到一起了,在风吹过来时一同微微颤动。

莲花盛开之际,莲蓬也出现了。

新长出的莲蓬是嫩绿的,十分可喜,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白霜,里面的莲子很小,只露出一点点浅黄色。花朵已经半开,大部分花瓣都落了,剩下几片松松地垂着,保护着中间刚刚开始形成的莲蓬,就像母亲抱着婴儿一样。水面漂浮着白色的、粉色的花瓣,在慢慢旋转着,时常有豆娘停在上面,它们翅膀的颜色很蓝。

小暑前一天的夜晚,我又一次来到池塘边久坐。月光很明亮,荷叶是黑色的,荷花是白色的,零星地缀在池塘里,就像在水面上点灯一样。蝉鸣已歇,蛙声长短交替,风中的荷花香气缠绵,一缕一缕地钻进鼻孔,带着水汽的清凉以及花粉的甜香。池中,月亮在晃动,正在开放、正在凋谢、正在结实的荷花,在做同一件事——把从淤泥里吸收的日月精华一寸一寸地举出水面。小暑将至,暑热还在路上,而这一池荷花早已准备就绪,以最盛大的绿和最精致的美去迎接即将到来的炽热。

山是假的,快乐是真的

校园的西南角,有一座假山。

这座假山并不高峻,也不险奇,安安静静地卧在一架水车旁边。水车是木制的,吱吱呀呀地转着,不急不缓,像是时光特意放慢了脚步。假山周围铺满了绿草,茸茸的、软软的,仿佛一块天然的绿毯子,把整座山温柔地托举起来。山石之间,有一道小小的瀑布,水声潺潺,并不响亮,却足以让路过的人停下匆忙的脚步。

课间的时候,我总爱在那里站一会儿。

说是看,其实也不全是看。眼睛望着瀑布,心里什么也没想。水从山石上滑下来,亮晶晶的,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,落在下面的小池子里,溅起细碎的水花。小池子里养了一些金鱼,红的、白的、花的,悠悠地游着。它们的尾巴像轻纱一样飘在水里,忽而向东,忽而向西,仿佛在跳一支谁

也看不懂的舞。

我常常想,这些鱼知道有人在看它们吗?它们的世界就是这样一池清水,几块石头,还有从高处落下的瀑布。可它们游得那么从容,那么自在,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了。

有时候,我会带着学生来这里写字。

孩子们趴在池边的石栏上,眼睛亮亮的,一会儿看鱼,一会儿看水,嘴里叽叽喳喳地说着:“老师,那条红色的最大!”“老师,瀑布下面有彩虹!”我让他们静静地看,用心地看,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,都写进作文里去。

一个女孩写道:“瀑布的水珠溅在脸上,凉凉的,像春天在亲我。”另一个男孩说:“金鱼游过的地方,水波一圈一圈地荡开,像时间画出的年轮。”我听了,心里暗暗惊叹。孩

子们的眼睛多么神奇,他们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,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比喻。

这座假山在校园的西南方,正对着另一座假山。那座更大一些,有一个宽阔的池塘,金鱼也多得多。两座假山遥遥相望,像两个沉默的朋友,守着各自的池塘和瀑布,也守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童年。

我总觉得,假山比别的景物更有趣。教学楼是严肃的,操场是喧闹的,只有这座假山安安静静的,不急不躁的。它不教人功课,不考人分数,只是在那里,等着你来,等着你看,等着你发呆。这大概就是它的雅意了——在繁重的功课之外,在紧张的学习之余,给人一小段空白,一小片宁静。

瀑布的水永远在流,金鱼的尾巴永远在摇,而站在池边的孩子,一年一年地换着。可我相信,无论多少年后,他们都会记

得——母校的西南角,有一座假山,假山上瀑布,水里有金鱼。他们曾经趴在石栏上,看过一个又一个课间,写过一篇又一篇作文。

那些时光,就像瀑布的水一样,流走了,又好像没流走。

前几天,我又带着学生去那里写字。一个小男孩忽然说:“老师,这座山是假的,可是瀑布是真的,鱼是真的,我们的快乐也是真的。”

我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。

是啊,真假又有什么关系呢?重要的是,在这一刻,阳光暖暖的,水声潺潺的,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。这一山的雅趣,一池的悠然,一辈子的记忆,都在这里了。

水车还在转,吱吱呀呀的,像是这座假山在轻轻地、轻轻地,哼着一首古老的歌。